

# 致 Andre' 書

— 列旋轉木馬在我們底窗前奔向生命的倉房

我們這樣馳念彼此

急急自一條千棧之徑的兩端相向飛來

Dear Andre':

我們曾是飛自同一母親底胎窩裏  
一對同命的燕子哪

我們這樣急急到達並且進入彼此

在夜央的林木間

推開我們關閉已久的窗櫺

Dear Andre':

正當驕傲的文人們在城市的cafe談論世紀末的善惡時，我帶着你穿過霓虹的廣場，來到我們童年底的陰地。Andre'，他們說，犯罪底目的無非是為了享受懺悔的快樂，然後紛紛把香檳潑向座上的巴洛克作品。這時，我緊緊牽住你底小手，穿過他們謊言的牆壁，來到首蓓和首蓓圍成的坡地。我對着山谷吶喊你底名字 DEAR ANDRE'，那折身的回響傳來我的名字和一千隻美麗奴綿羊的咩聲。

在上次的哲學早餐，Dear 羅西棟那說，我們知

何證明：一扇期望的門扉無法長期朝向陌生的人群！我看見冰冷瓷碟上的茉莉花瓣逐次為伊底淚珠溶解。Andre'，我繼續思維我的詩觀，寫詩，寫詩是不是——一件最 personal 的執行？！我緊緊牽住你底靈魂來到我們童年的陰地，來祈求 the Muses 的認同。

Andre'，我帶你來到高原的天池，請不要驚走牧紙鷲的孩子和飲水的牲畜。這時你鬆開我底右手，化為倒影中的舞者，我看見你顛頂的雙角劃過水面，卻看不見你四肢的美姿。我只能佇立在岸邊思維你如冰山隱秘的形像和心智，希望你是恩迪密昂和 Dieu de la Danse 的化身。Andre'，經過長久的睽離，我只能羨慕你。

而我只能羨慕你，如同簡單的意像羨慕一首新古典的英雄無韻體。Andre'，我想到詩的謎謎並不像代數的解題，而且，生活也不是單純 personal 的執行，讓我們在反向飛去後各自思考一個光年。下次見面時，我恰恰蓄好一撮金黃色的鬍鬚，那時你將仍是童年的模樣，七歲那年分別後——一直沒有改變的形像。Andre'，我愛你，我嫉妒你。

你的學生弟兄

Andre 11.4.'79

